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学会快乐

张炎琴



在生活中,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压力裹挟,快乐似乎成为了奢侈品。其实,快乐它藏在生活中,藏在你的选择里。正如罗兰所言:“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,用乐观的心情做事,用善良的心肠待人,光明坦白,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。”我们应竭力挣脱心灵的枷锁,仿似破茧而出的蝶,于困境中翩跹而起,学会让自己快乐。

乐观豁达的心态是快乐的温床。当我们以乐观豁达的心态观照万事万物,仿若为心灵注入了一股清泉,澄澈而灵动。遭遇挫折时,乐观者能于风浪中稳舵前行,将其化作成长的基石;面对困境,豁达之人不怨天尤人,而是于晦暗中窥见曙光,以积极的行动照亮前行之路。如爱因斯坦所说:“真正的笑,就是对生活乐观,对工作快乐,对事业兴奋。”乐观者的生命中,即使荆棘丛生,亦能构筑起快乐的家园。

自然之美宛如心灵的甘霖。我们投身山林,听鸟鸣婉转,观山川壮阔,仿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,心灵于自然的怀抱中得以慰藉与滋养。雪莱有言:“笑实在是仁爱的象征,快乐的源泉,亲近别人的媒介。”当我们带着微笑与敬畏之心融入自然,在潺潺溪流与瑟瑟微风中,能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灵动,快乐便不经意间晕染了整个心间。

兴趣爱好是照亮快乐的幽径。阅读与写作便是我快乐之源。余华曾说:“阅读能让一个人的灵魂在独处时依然丰盈。”心情低落便从书架找本喜欢的书,当我翻开书,就似拉开通往不同世界的门。我随三毛踏入撒哈拉沙漠的异域风情里,伴保尔·柯察金在钢铁般的磨砺中感悟生命的意义,在《苏东坡传》中领略他旷达风雅……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与思想,为我打开一扇扇窗户,带来新奇的体验与深刻的启迪。而写作,则让我从生活的尘世烟火中萃取出精华,将那

些易碎的感动、稍纵即逝的念想,凝结成有形的文字。兴趣爱好犹如灵动的音符,串联起日常的枯燥与繁琐,谱写出一曲悠扬的快乐乐章。

人际关系是快乐的藤蔓传递着温暖与力量。与好友小聚,我们畅所欲言,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。那些默契的对视、开怀的笑声,编织成记忆中最动人的时光。罗曼·罗兰有云:“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,生活是美好、快乐的。”友谊与爱心宛如璀璨星辰,照亮心灵的夜空,驱散孤独的阴霾,让我们在与他人的羁绊中寻得心灵的依托与慰藉,找到快乐的意义。

自我反思与成长,更是开启快乐之门的金钥匙。生活里总有不如意,宛如夜空中的乌云。但当我静下心来,审视挫折失败,从迷雾中抽丝剥茧探寻出背后的缘由与启迪,便能将困境转化为成长的基石。歌德也说:“一个有真正大才能的人会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乐。”我们在不断雕琢自身、追逐梦想的征程里,收获的不仅是能力提升,更是心灵蜕变与升华,从而拥有更坚韧的力量去抵御生活里的风霜雨雪。

在学会让自己开心的旅程中,外界的一切不过是生活的馈赠,真正的快乐之源深藏于心。当我们学会在自然中敞开怀抱,于阅读写作里徜徉忘返,和朋友畅谈中积攒温情,在自我成长时坚定前行,快乐便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,让我们的生活画卷充满明艳色彩,散发出迷人的芬芳,向着美好的远方,一路欢歌,轻盈迈进。

杨绛先生说:“人这一生,最重要的能力,不是赚多少钱,而是让自己快乐的能力。”卓别林说:“快乐不是一种天赋,而是一种选择。”生活不会永远顺遂,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它。让我们怀揣着对快乐的热忱向往,无畏前行,在生活的每一页篇章里,书写属于自己的快乐传奇,最终抵达内心那片光明而宁静的乐土。

沙石。父亲让我紧紧抓住他的衣角,小心翼翼地探着路,每一步都像是在与命运搏斗。雨水模糊了我的双眼,可我依然能感受到父亲坚实的后背,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。终于,我们走出来了,回到温暖的家中。那条小路,虽然凌乱崎岖,却成为我和父亲之间无法割舍的纽带。见证了我们对生活的坚守,也让我明白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只要勇往直前,总会有出路。

后来,我离开了家乡,去他乡求学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让我眼花缭乱,让我逐渐迷失了方向。在那些孤独的夜晚,我常常想起家乡的那条小路,想起父亲那坚实的背影。我开始明白,父亲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,辛勤劳作,送儿女上学,其实也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儿女的路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,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空。而那条小路,便是他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。

眼前,李弘林的《绝壁有路》,给了我确切的提示:任何时候遇到困境,都不要放弃。只要心中有信念,就一定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通途。

退休后的日子里,我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那条熟悉的小路,已然变得宽广平坦。水泥的路面代替了曾经的泥泞小道,两旁种满了绿植。这一刻,我脑海中浮现出《绝壁有路》,那不仅仅是一幅画,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。

回家,我再次搜到《绝壁有路》,静静相对。画中若隐若现的道路,勾勒出远古没有的图腾,成就了太行山的血脉;那行进在绝壁之路上的公共汽车,分明诉说着一个崭新的故事,那是现代人以现代智慧写下的绝妙诗行。

读李弘林的国画《绝壁有路》,是在小视频中偶遇的。那一刻,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画的画韵和画味,教人流连。《绝壁有路》的画面上,太行山的悬崖如天堑般陡峭,仿佛能将人的心灵瞬间吞噬,而一条人工凿成的通道,倔强地在崖壁中蜿蜒,若隐若现。这何尝不是命运为这绝境展现的勃勃生机?

画中没有繁复的色彩,只有黑白灰的交织,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李弘林用笔触勾勒出悬崖的粗糙质感,每一笔都像是刀刻斧凿,仿佛能让人触摸到崖壁的冰冷与坚硬。而那条隐现于崖壁的道路,在灰暗的崖壁之中显得格外醒目。它弯弯曲曲,时而隐入崖壁之中,时而浮现在阳光的照耀下,这分明是绝境中通往希望的道路啊!

看着这幅画,我的手指久久不愿向下滑动。那条蜿蜒在绝壁上的路,如同一把钥匙,开启了我的记忆,我突然想起了家乡的那条山间小道。

我的家乡,隐藏在群山的怀抱之中,四面环山。小时候,我常常去到白羊山的半山腰,望着眼前连绵起伏的山脉,心中满是迷茫与不安。那时,父亲常常带我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,去白羊山狭小的地块劳作。那条小路,是祖辈们用双手开辟出来的,它在山间穿梭,时而盘旋而上,时而陡然直下,像是在与山林捉迷藏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小路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父亲牵着我的手,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。他的步伐沉稳而有力,仿佛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,他都能从容应对。

有一次,在回来的路上,突遇暴雨。山上的水流湍急,小路被冲得满是泥污

绝壁有路

程应峰



榴火燃夏

彭晃

老屋后院那株石榴树,总在梅雨季将尽时迸出火来。起初是零星几点红,像谁把胭脂盒打翻在翠玉盘里,转眼间便烧成连天的霞。我常疑心是这树把暑气都吸了去,才攒出这样烈的颜色,隔着青砖院墙都能望见一蓬跃动的火。

晨起推窗,露水正沿着叶脉往下滚。指甲盖大的石榴花苞裹得紧实,像是抿着嘴的倔姑娘。外婆总在此时支起竹梯,用棉线将细弱的枝条缚在檐角。“花骨朵沉得很,不撑住要折了腰。”她说话时,麻雀正啄食落在瓦楞间的花瓣,扑棱棱溅起细碎的红雨。我仰头望着,忽然有朵花“啪”地绽开,裂作六瓣红绡,露出里头鹅黄的蕊,像忽然笑开的孩童。

蝉鸣最盛的正午,石榴荫下总泊着张藤榻。蝉蜕卡在树皮褶皱里,阳光穿过叶隙,在青石板上烙出晃动的光斑。外婆摇着蒲扇说,从前石榴是跟着商队从西域来的,走了几万里沙路才在江南落脚。“你摸摸这树干”,她引着我的手按在龟裂的树皮上,“里头流的可是大漠的魂”。粗糙的纹路硌着掌心,仿佛触到千年风沙的刻痕。

暴雨来得急。铜钱大的雨点砸下来,满树红绡乱颤。我急着要收晾晒的陈皮,却见外婆举着油纸伞往树下跑。“使不得!”她拦下我拽枝条的手,“石榴花要经了雨才肯坐果”。果然,隔日再看时,褪了色的残花下鼓出青玉似的小果,顶着皇冠似的枯萼,像襁褓里的婴孩戴着祖传的旧帽。

夏日的热浪把青果催成玛瑙色。蝉声渐弱时,石榴终于裂开嘴角。外婆踩着晨雾摘果,竹篮里盛着裂口的“灯笼”,露水凝在晶莹果粒上,晨光里泛着琥珀光。她总把最饱满的果实供在佛龛前,说是谢它捎来西域菩萨的慈悲。掰开石榴的刹那,百千颗红宝石簌簌滚落,甜中带涩的汁液渗进木桌纹理,多年后仍能在老宅闻到那阵馥郁甜。

去年返乡,老石榴半边枯了枝桠。春雨里,它依然固执地从苍虬老干上迸出新绿。我忽然懂得,这树原是不死的火种,把大漠的炽烈化作了江南的温存。就像外婆临走前,非要看着我把石榴籽埋在院角。她说草木记得所有光阴,只要根还扎在土里,总能在某个夏至时分,让火红的记忆再次照亮飞檐。

此刻新栽的树苗已高过墙头。蝉鸣依旧,花影婆娑,恍惚又见竹梯上的银丝泛着光。风过时,满枝红焰轻轻摇曳,仿佛故人未远,仍在细数着年轮里窖藏的夏天。